

戴松岳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嗓门大，镜片厚。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他引经据典，纵横捭阖，侃侃而谈；在朋友聚会时，酒酣耳热，说起宁波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掌故，意兴飞扬，说到得意处手舞足蹈，性情毕露。我想，嗓门大，是因为他有底气。镜片厚呢，肯定是因为书读得太多。新书《穿越历史的目光——戴松岳序跋书评选》出版后，他说，因视力原因，从此将搁笔。真没想到他视力弱到这种程度了。

30多年来，戴松岳一头扎在地方文化的研究上，其状可用一个“痴”字来概括。但他“痴”，绝不古板、迂执。他的关于宁波文史的文章，绝不像一般历史学家的论文那样拘谨、枯燥，而是文学性特强，叙述特生动，好看得很。这跟他的文化底色和知识体系有关。



戴松岳 (史凤凰 摄)

观照千秋家国梦 ——记文史研究痴绝者戴松岳

赵淑萍

在宁波文史界，大家称戴松岳为“老戴”，因为学识、资历摆在那里。而他的老师和同学，称他为“小戴”，他们心里装着“小戴”的一箩筐趣事。有人爆料，“小戴”的眼睛，小学三四年级就近视了。那时，他常去邻居家借小说，因为年纪小，邻家姐姐不肯让他借过夜，他只好恳请她们吃晚饭时让他看一会儿。他就在邻居家门外路灯下看，书看了不少，眼睛自然看坏了。中学时，没事他就翻《新华字典》，虽然普通话发音不准，但注音标音，百分之百准确。高中毕业后他在一家合作商店的“下伸店”工作，闲时就坐在柜台后面喝着清茶看古书。大年三十值班，他把从总店拉来的一批带鱼和海蜇给卖光了，自己却忘了买菜，除夕夜

戴松岳是慈城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鄞州当了历史老师。继而在鄞州方志办做编辑，而后又在《鄞州日报》任职，最后在鄞州区政协从事文史资料编辑研究工作。

刚毕业时，戴松岳的脑海里都是宏大叙事，后来，在鄞州这片土地上待久了，他感到，无论宁波还是鄞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王应麟、吴文英、张可久、屠隆、赵文华、姜宸英、全祖望……历史文化名人是一片璀璨的星辰。他们中的几个，在历史上还未得到相应的地位，他对这些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后世对宋词大家吴文英的评价居然正反面迥异，喜欢他的，把他列入宋词四大家，说他词坛巨擘。不喜欢他的，说他的词是七宝楼台，炫人耳目，拆下来就支离破碎。对于这个人，他前后写了25年，有6万余字，参考了近200种文献著作。又如“严嵩走狗”赵文华，在乡里却是谦逊温

戴松岳是一个简单的人，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唯一的乐趣是看书、写文章，然后拿到他稿费请朋友喝酒。30多年来他最小的成就感来自出的四本书——《风流千古说慈城》《怅望千秋家国梦》《清初甬上诗社和诗人研究》及《穿越历史的目光》。

《风流千古说慈城》原稿写于1988年，有8000余字，为纪念慈



戴松岳部分著作 (史凤凰 摄)

兼收并容是杂家

只好冲一碗酱油汤，称3两动物饼干，就着半斤黄酒，听着山风，读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杭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宁波市首届春风杯智力(百科知识)大奖赛，在上万人中脱颖而出，杀人决赛后，却以同样比分屈居亚军，他耿耿于怀好一阵子……

还有两件顶有趣的事。宁波小教界语文名师、市劳模郑婉瑜，是戴松岳小学时的班主任，说起学生戴松岳，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她说戴松岳天资聪慧，文理兼通，老师的问题往往难不住他。一次上公开课，他每个问题都举手，那总不能都让他答吧，答了几次后不叫他了。他急得一边喊“郑老师”一边站起来，夏天很热，

出了汗，连小椅子都粘起来了。这时，听课的老师都笑了。

还有一桩是戴松岳本人讲的。1977年，他考入杭大历史系，班上的同学从1965届到1977届的都有，年龄相差很大。他平时不大去课堂，老去黄龙洞看书。后来，他坦白是因为眼睛近视，又不肯戴眼镜，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所以就常常“自学”。黄龙洞景区松篁交翠、景色清幽，他心无旁骛，恬然坐在那里看各种文学杂志，如《当代》《收获》《十月》《雨花》《萌芽》等，还有北大、复旦的学报。一次，著名文学评论家阎钢恰巧来到黄龙洞，瞧见小伙子看的那些书，又看他胸前佩戴着杭州大学的校徽，就跟他攀谈起来。两人谈名

著经典，谈当时流行的小说，谈了近半小时，非常投机。阎钢写了一张纸条，要他带给杭大中文系的一位老师。“我不是中文系的。”戴松岳说。“啊？那你是什么系的？”阎钢很吃惊。当听说他是历史系的学生，就把纸条收了回去。“也许他是有事让我带纸条，也许他是有意要为我美言几句吧。”戴松岳猜测。确实，这位历史系的学生什么书都看，尤其酷爱文学。

喜欢读书的他买书成癖。书房、车棚，满是成堆的书，让人无处下脚。宁波举办藏书家庭评选，论藏书量和学问他当之无愧，但一想到要有人上门检点，他又懒得整理，所以每次评比他都自动放弃。

他浸淫文学很深，所以那些史论文章和序跋写得文采飞扬，流畅好读。他又是一个“杂家”，视野开阔，见多识广，看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见解。

“宁波人物，有些有着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标准，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因异于常例而被非议乃至误解，并被边缘化，甚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戴松岳说。在整理、撰写稿件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先贤的信念和魅力，他为之感

剑气诗心古今同

和、慎独自好的君子形象，戴松岳通过对史书记载和民间传闻、地方文献的对比，呈现了赵的双面人生，让读者尽量贴近历史真相而自我评判。

地方文史专家张如安将戴松岳视为盟友，当初，因为读戴松岳关于散曲大家张可久的论文，他牢牢地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张如安说，戴松岳的很多研究有开拓性质。戴松岳担任执行主编的《越魂史笔》和《史心文韵》，是迄今为止国内最权威的全祖望研究文集。

戴松岳和王重光、张如安等人收集了10种《三字经》版本和50余篇不同观点的研究文章，编成《蒙学之冠——〈三字经〉及其作者王应麟》一书。因为《三字经》作者的归属问题，戴松岳和王重光曾应佛山电视台邀请，

走进文化节节目《飞鸿茶居》的录制现场，与广东学者李健明和陈忠烈进行激烈的争辩。戴松岳学养丰厚，思路敏捷，侃侃而谈。王重光则激情演讲，抑扬顿挫。他俩联袂并进，很有震慑力。这一场纯粹的学术交锋，推动了两地乃至全国观众对大儒王应麟的关注。戴松岳还多次走进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在《走遍中国》栏目中解说宁波和鄞州文化，参与策划大型电视文献片《话说鄞州》。

“宁波人物，有些有着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和建功立业的标准，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因异于常例而被非议乃至误解，并被边缘化，甚至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戴松岳说。在整理、撰写稿件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先贤的信念和魅力，他为之感

幸赖文字溯旧游

城建城1250周年所写。慈城的一些居民就是读了这篇发表在《慈城通讯》上的文章，了解到“江南第一古城”的文化价值，纷纷提出要保护慈城。市人大代表张龙元甚至拿着这一篇文章去找有关部门据理力争。18年来，戴松岳对其陆续充实修改，变成后来定稿的4万字书稿。该书全面叙述了慈城以及原慈溪县核心区域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

《怅望千秋家国梦》曾获第21届浙江树人出版奖。在接受采访时，戴松岳说了一句话，“我只是写了一本自己想写的书，书的内容、风格，都是按照我的愿望去实现，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怅望千秋家国梦》展示了宁波历史人物的群像，特别是选择了一些宁波人还不太了解的人物，如张孝祥、张可久、王应麟、舒宣等，文笔晓畅明白，情节曲折有致，史料极为严谨。更关键的是，书中处处可见“我”的存在——以戴松岳

自己对生命的体悟和对历史的思索评说这些人物，观照历史，观照自身，而不是人云亦云。书中有历史人物的大量戏剧性乃至悲剧性的细节，小处着笔，大处着意，有极强的震撼力。难怪，他的大学同学、著名作家王旭烽说，“读得毛骨悚然，读得仰天长叹”。

《清初甬上诗社和诗人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甬上诗社及遗民的群体活动，下编则为清初甬上诗人的个案分析，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清初甬上文学的主流色调与异样途径。戴松岳认为，在宁波的千年文学史中，清初是最壮怀激烈、绚丽多姿的时刻；17世纪中叶的中国诗坛上，宁波又是罕有的悲歌相继、剑气诗心的歌咏之乡。他的研究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悉心研读《续甬上旧诗》，摘出相关材料，证以诗文别集，爬梳了30家诗社。无论对诗社的考证，还是对诗人个案的研究，都以“家国”为提纲。“从更高的高度来

认识，与其说是在单纯研究清初的甬上诗社及其诗人，毋宁说是在发掘清初一座“中国极具文学素养的城市”的一角，其初步揭开的泥土下露出的丰富蕴藏，已经让观赏者激动不已了。”张如安在序中如此评价。

《穿越历史的目光——戴松岳序跋书评选》则收录了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类序跋、书评以及有关书和人的文章，同时也附录了他人为他写的书序、书评和相关文章。他的序跋书评，尽言己见，不落窠臼。对于个人著作，结合个人才情、气质、艺术之路娓娓道来，让人顿生知己之感；对于集体编撰的志书、丛书，他研读再三，深思熟虑，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细读此书，宁波近30年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可以知晓近半。

在书中，戴松岳自序《幸赖文字溯旧游》。是啊，往事如烟，然而，有文字可觅行踪、可觅心迹。30多年痴心文化，笔耕不辍，对着这四本书，一定感到欣慰。对此，嗓门如何不大？只是如今，别人带烟，他却却是随身带眼药水了。

动，为之震撼，为之不平，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剑气诗心，一脉相承！

由戴松岳主编的《鄞州文史》在浙江政协文史系统和文化界影响很大，每年二期，每期40万字至50万字，至今已出21辑42个栏目813篇1000多万字。该刊的组稿、编辑、印刷、发行、发稿费都由戴松岳全部承包。他自己在《鄞州文史》上发了大量的文稿，却不拿一分稿费。他说，怕被人误解办刊物是为了自己谋利。多年下来，《鄞州文史》凝聚了宁波地方上一批精干的研究者，如今《鄞州文史》已然成为鄞州区地域文化的一个精品品牌，其中发表的多篇文章具有较高的原创学术价值。戴松岳的《论姚江文化现象》一文，虽不足万字，却被多方转载，并被多种专业书籍收录。他的文化散文《姚江是一个奇迹》曾被选入宁波市中学语文教材。

认识，与其说是在单纯研究清初的甬上诗社及其诗人，毋宁说是在发掘清初一座“中国极具文学素养的城市”的一角，其初步揭开的泥土下露出的丰富蕴藏，已经让观赏者激动不已了。”张如安在序中如此评价。

《穿越历史的目光——戴松岳序跋书评选》则收录了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各类序跋、书评以及有关书和人的文章，同时也附录了他人为他写的书序、书评和相关文章。他的序跋书评，尽言己见，不落窠臼。对于个人著作，结合个人才情、气质、艺术之路娓娓道来，让人顿生知己之感；对于集体编撰的志书、丛书，他研读再三，深思熟虑，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细读此书，宁波近30年的文化现象、文化成果，可以知晓近半。

从小说《女船王》 到甬剧《甬港往事》

陈也喆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日子，由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创排、“梅花奖”得主王锦文领衔主演的甬剧《甬港往事》将在宁波大剧院首演。

《甬港往事》是根据宁波作家

天涯、旅人(王耀成笔名)合著的小说《女船王》改编创作的。而剧中叱咤上海、香港两地的女船王，竟是从宁波三江口走出的伟大女性。日前，笔者采访了作家、甬剧《甬港往事》的文学顾问王耀成先生，听他讲述“女船王”背后的故事。

“你想听听我母亲的故事吗？”

2006年初夏，王耀成去香港搜集宁波帮航运世家顾宗瑞的资料。在港岛赤柱海边的海事博物馆，他看到了为香港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做出巨大贡献的17位华人航运家的名字。

这17个人中，有10位是宁波人，其中有一位宁波女性，与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并列，令她不禁驻足，深感震撼。他知道，世界上很少有女性从事航运，更不用说成就一番事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于是，他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位宁波女性的名字。

巧的是，几天之后，他在香港采访一位为顾氏家族设计造船的郑博士。这位郑博士已经70多岁了，也是宁波人，出身于航运世家。听说王耀成是宁波帮研究专家，他诚挚地说：“你想听听我母亲的故事吗？”

一问他母亲的名字，竟然就是那个跻身世界船王之列的宁波女性。王耀成突然觉得，他离女船王的故事很近。

但令他感叹不已的是，女船王已经过世了。郑博士说，母亲1988年病逝于香港，当她得知自己到了癌症晚期时，突然生出一个愿望，想要把那段家族往事说出来，让子孙后代知晓。大女婿将她的口述记录下来，一式四份，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女。说到这里，郑博士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口述材料，

复印了一份，郑重地交给了王耀成。那是一段沉甸甸的血与泪的历史，记录了抗战年代一个家族和一位女航运家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民族劫难。

她曾是锦衣玉食的阔家少奶奶，住的是大上海霞飞路高档的花园洋房郑公馆，丈夫是郑氏航运业的顶梁柱。然而，抗战时期，丈夫惨遭日本人绑架并杀害，公公在惊愕之下发病身亡，偌大的家族重担一下子落到她这个柔弱的女子肩上。

接手家族企业后，她也遭到了日本海军特务部的威胁与关押，日本人逼迫她在合作协议上签字，可她的信念很坚定：即使死，也不会跟日本人合作。受尽折磨后，她被日本人扔在一个小巷子里，当她快要昏睡过去时，想到家里还有孩子，自己不能死在路上。她猛地用手指掐自己的腿，硬撑着一点点往家里挪去。到家稍作安顿，突然想起日本人曾扬言过两天再找她，她不想再忍受这样的屈辱，也不愿在威逼利诱下与日本人合作，决定深夜逃走……

这寥寥数千字的内容，字字见血，动人心魄，一直盘桓在王耀成的脑海里，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直到2016年，酝酿发酵了10年后，他才与天涯一起创作了长篇小说《女船王》，完成了夙愿。

王耀成一直对《女船王》原型的真实姓名三缄其口。一方面他是担心世人将她与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另一方面，小说塑造的郑李文这个女航运家身上有许多宁波帮的影子。王耀成一再强调，小说是非纪实性作品，允许虚构，但作为反映宁波帮题材的作品，作为一个宁波帮研究者，他又十分注重真实性。“‘女船王’实有其人，但不是一个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融合了小港李家、郑氏家族、虞氏家族的宁波帮精神。这部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有强大丰富的史实和情节故事为支撑。”

小港李家靠一条木船起家，曾一度垄断上海的沙船业。西门外郑氏家族是航海世家，郑良裕是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先驱和重要人物。他所创办的通裕航业公司是近代民族航运最早的企业，是国内民营航运公司的佼佼者。从龙山虞氏家族里走出的虞洽卿，是民营航运业巨子，是中国航运业的第一代船王。为了创作小说，王耀成和天涯采访了很多，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他们探访了郑氏故居，搜寻到了女船王年轻时的照片。她肤若凝脂，淡扫蛾眉，眼角眉梢带着与生俱来的高贵与妩媚，鼻梁纤细高挺，嫣然一笑，令人沉醉。她的样貌与神态，似乎与闯荡航运业的女豪杰格格不入，但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正是因为她的形象，王耀成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位硬派身骨的女强人。“她的外表是美丽柔弱的，内心是刚强的。”这是王耀成对女船王的人物定位。

《甬港往事》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作

改编成甬剧《甬港往事》，而且要在香港回归20周年时献演，这是两位小说作者始料未及的，也可以说是意外的收获。

《甬港往事》更确切地讲，应该是甬、沪、港的“三城记”。原小说中上海的场景很多，根据剧情需要，甬剧中又增加了许多香港的生活场景。

该剧的编剧是上海沪剧院的青年剧作家蒋东敏，她生长在上海，祖籍是奉化。“由她来担任编剧很适合，她是一位女性，能更好地感受女船王的情感，又对上海的地域风情十分熟悉，能很好地架起这

部戏的历史背景。”王耀成说。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王耀成还在这部戏中担任文学顾问，对那个年代的一事一物力求做到细节真实。他举了个例子，比如1937年，郑李文带着“兴鑫”航运到香港发展的时候，香港用什么货币？根据多年对香港宁波帮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港币，而不是银子。那么，当时在香港买一艘船，需要多少港币呢？王耀成请教了老前辈的香港宁波帮，答案是30万港币。

“《女船王》这部小说是我对宁波帮研究的一个衍生品。改编成甬剧后，还计划改编成电视剧。”王耀成透露。



甬剧《甬港往事》剧照 (应佩佩 摄)